

川派教育的存在事实和川派名师的可能性透析

本刊编辑部 余小刚

在中国几千年文明进程中,以地域区划为派别来标示,四川几乎没有遗漏,以三星堆文化隐喻的古蜀文明位列华夏文明的基座,以“资阳人”为代表的古蜀先民的生活轨迹呼应着“北京人”的山洞穴居。各类文化也不乏四川的席位,譬如戏剧,与京剧、越剧、粤剧、黄梅戏等并列的川剧;譬如菜系,名列粤菜、杭帮菜等前茅的川菜。至于历代文学中,代表当时最高水平的作家及其作品,那更能够历数出司马相如、扬雄、李白、苏轼、郭沫若等“一代风骚”。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现代诗歌鼎盛时期,四川被誉为“中国第一诗歌大省”。至于抗战时期的“无川不成军”和当今的任何选秀活动,四川都是不可忽视的重镇。

教育文化的历史,四川也不乏先进,西周有孔子师从苴弘学琴名标万古,西汉有董钧治经开一代学风,近代平民教育家晏阳初与陶行知并驾齐驱。即便当今,董国福的“读启式”教学和傅先蓉老师“情知教育”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也为中国教育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财富,新世纪之初,有“东有魏书生、西有李镇西”之说,而川师大刘永康教授对语文教育的贡献足可比肩全国同级大家。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新课程改革以来,四川各类中小学教师培训的舞台上,江浙和北京的名师以大腕的气场,让四川的教师仰望星空。

这,不能不让四川教育人纷纷起底:四川教育的状况到底如何?四川教育有何特色?四川中小学教学名师与江浙、北京等地名师距离有多远?怎样缩短这个距离?

与此同时,四川教育业界纷纷扯起“川派教育”的大旗,我十分欣赏这份热情



的“振臂一呼”,更欣赏“舍我其谁”的责任担当,但“川派教育”提出的意义绝不仅仅是一场“俯仰之间,已为陈迹”式的聚会,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理论和实践来支持我们日益期待的“川派教育”。

“流派”的词汇释义和非词性解读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不赞同以区域来区划教育的流派。原因很简单,教育体现的是一个国家的意志。尽管,教育发展本身要求各地区各学校有自己的教育探索,尽管真正优质的教育生态最忌讳的是千校一面的同质化现象。但教育体现一个国家意志的本质是一样的。

但这不妨碍我期望对自己所处地区教育区域性的流派诉求。

我的第一个逻辑起点是“流派”的汉语意义。

“流派”一词,本义为水的支流。

唐张文琮有《咏水》诗云:“标名资上善,流派表灵长。”

意思是说:大哲老子标榜(标名)水的天性(资)至善(上善若水),水的支流(流派)显现(表)出神异(灵)而又源远流长(长)。

整体观照下的“水”,分显不同的支流,这是“流派”的本义,“流派”的价值是

显示“水”之“灵长”,换句话说,没有“流派”,水之“百川之宏壮”便没了依凭。

从物理意义的“支流”,到具有抽象性的延伸义,“流派”指“文艺、学术等方面的派别”。清朝平步青云:“今世学诗之徒,类附合流派,不求自得。”瞿秋白《饿乡纪程(四)》有:“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的流派,社会主义的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

这便是我们所要求取的词汇意义——人类某项价值活动的特殊归类。

有趣的是,当我们对“流派”的本义进行词汇释义时,我们很容易联想到一个我们现在要关心的话题:“区域”。

郦道元《水经注》云:“水有大小,有远近,水出山而流入海者,命曰经水。引佗水入于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出于地沟流于大水及于海者,又命曰川水也。”《风俗通》则曰:“江、河、淮、济为四渎。”可见,我们对流派的解释不应该简单。

郦道元注云:“渎,通也,所以通中国垢浊。”

《释名》曰:“渎,独也,各独出其所而入海。”

联系起来解释就是:江、河、淮、济是我国的四渎,渎,荡涤污浊,使中国清畅通达,而后独自流入大海。

江、河、淮、济为我国四条水系,可以看作是“水”的“流派”(当然它们的支流也是它们各自的流派),也可以看作中轴人类文明的不同地区——我国许多地名都是以水域命名,比如河南、河北,都是以所处黄河的位置而命名的,事实上,生命离不开水,水是上天赐给万物的第一宝贝。水的体系常常断隔了不同国家和地区。

既然我们承认以水的支流(流派的本

义)来区隔一个地域,那么以区域来描述一种文化的流派(延伸义)便有了基本的逻辑起点。

这样的理解,就不能不改变我最初的观点,即便把一个国家的教育看作“水”,那么不同地区的教育事实上表征着不同的教育“流派”。

我们需要回到流派的词语释义上理解,我们对“流派”的价值寻索的意义是“表”其“灵长”。

川派:区域描述与派别缘分

事实上,人类文明大厦本身是以时间为经、以区域为纬来拱构其皇皇大观的。

时间是隐性的存在,我们总会以传统来模糊它的意义功能,我们也只可能截取其片段,然后以地域的显性,来确认我们需要考察的人类文明。

所以,地域常常是一种文明的基本逻辑话语。

德国诗人荷尔德林论及古代雅典民族文化的成因时,举证了三项指标:气候造就了这个民族,艺术与哲学孕育了雅典,宗教和国家的形式使然。

我无意以此进行类比,因为前提条件本不相称。

荷尔德林论述的地域对象是一个完整的民族和国家。而我要面临的是一个完整民族和国家的一个区域。

但我们有可能以荷尔德林的方法对应出关于区域描述的三个内涵:地理环境和气候、民俗文化和民俗风情、宗教色彩和经济状况。

如果我们以这三项指标对应四川地域背景,并一一进行罗列,就会得出一些有价值的信息,比如四川盆地、蜀道天险和没有大夏天大冬天的气候;比如川西民居、悠闲民风、多民族文化风情;比如作为中国道教发源地的传统巫术;比如四川是一个人口大省,旷远幅员、经济发展水平低于沿海一带和东部诸省。

很难有一个最为精确的区域描述,特别是时代语境在发生变化,旧有的语词判断在当今社会大融通面前很是乏力,或者缺乏严密性。好在,我们求取的不是准确的区域原貌,我们需要的是区域的个性化人文气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只有个性化人文气质,才能让区域具

备流派的缘分。

这是因为我们求取的“流派”已经超越了本义——“学术、文化艺术等方面有独特风格和面貌”。

这种气质特征,既可能是某些代表人物透现出来的特质,又可能是这个群体的个性确认。这并不是说,我们前面对区域内涵描述的指标没有意义。

生活在四川盆地,有蜀道天险,川人从来都以大山文化作为自己的人格隐喻,沉稳大气便成为川人的第一特征;而江河横贯,雨量充沛,又注定了川人兼具江南水文化的精致灵动个性;气候的不极端,氤氲纤徐中庸的生活行迹和悠闲畅达的人生态度,解析出川人畅达舒坦的集体风貌;多民族聚居的现实,促进了和谐包容等集体品质的形成;而巫术以神秘引导着川人的委婉和飘逸,并进而提升为幽默与风趣的特点;作为一个经济历来不是最富庶却有“沃野千里”的川西平原的大区域,安于现状和缺少攀比的集体个性也会十分明显——历史对四川地域给出了“少不入川,老不离蜀”的人文褒奖。

沉厚而豁达、幽默而宽容、悠闲而飘逸、自信而精明或许可以作为四川的区域人文气质描述。

仔细分析四川曾经出现过的文化现象,这些区域人文气质与四川历史上出现的文化名人和艺术形式无不相融。

以曾经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历史文化人物作为案例,我们可以分析出两类:川内孕育的和在川发达的。

李白、苏轼和郭沫若是四川典型的“原住民”,沉厚、豁达、精明、幽默的典型四川区域人文气质滋养着他们走向个性鲜明的发展之路

而诸葛亮、杜甫、陆游之类,尽管不是真正的川人,但当他们把个人的才能与四川的人文环境和集体气质融为一体的时候,他们的职业生命才真正发展到高峰。

至于川剧,形式上有小鼓、堂鼓、大锣、大钹、小锣等所谓的“五方”锣鼓,但真正独特的是高腔、帮腔的配合唱腔,使川剧具有生动活泼、幽默风趣、充满鲜明的地方色彩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对比京剧的字正腔圆和严谨大气,这才是川剧赖

以成为流派的特质。

川派教育:兼容生态下的个性重构

必须要回到前置语境——时间。

提出“川派教育”是基于当今(课程改革十年后)课程多样化诉求,四川教育界在进行了大量的教育实践特别是课程改革实践的基础上,需要一个可以承载历史积淀和指向未来演进的个性化四川教育的生态描述。

当今中国的教育,已经不是个体行为的传统私塾,即便有私人办学,那也不能超越国家意志之外,所以有人把这种生态称为“大一统”。

作为一种对社会幼小公民的培养,教育国家意志最大的体现在国家课程的一上:以课标为纲领,以教材为呈现形式,统一的时间完成统一的课程任务。

不过,课程改革分出了三级课程管理模式: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学校课程。

三级课程中,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属于“大一统”之下的独特课程生态。

这为我们提出以区域为派别的教育提供了核心意义上的可能性。

2009年颁布的《四川省义务教育地方课程实施方案(试行)》在“管理目标”把“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和“‘5·12汶川大地震’后教育重建”作为一个时段四川地方课程的一个管理目标,应该说这是“充分反映我省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对人才素质的要求和学生发展的需要,结合‘5·12汶川大地震’后教育重建对地方课程开设的客观要求,增强课程对地方、学校及学生的适应性,形成四川地方课程的特色”本质诉求。显然这是四川独有的“流派”性课程。

这就有了一个基本事实:假如我们脱开地方课程谈川派教育,那无异于纸上谈兵。

当然,构成一个地区教育派别的另一个依靠是学校教育。学校教育在更多的自主空间里体现出多样性和生动性。而教育派别的成立逻辑恰恰就是以多样性和生动性构成的特色为基本承载。

我们还需要明白的一个事实是,教育是一种人类的特殊活动。人的因素才能构成教育的特色,既然以区域求取教育派别,自然要联系区域的人文气质而构建个

性气质。

几年前曾经阅读过一本《人文江南关键词》，应该说那是江浙一代传统人文气质的集体透视，今天如果我们一定要给出一些诸如苏派教育、浙派教育的词汇，我以为，《人文江南关键词》所点涉的江南深厚的文化继承和柔性抒情、精致婉约的特质，无疑可以作为江南地域气质，由此而诞生了江浙教育大体的精致、温润、深邃、灵动等主要特质。所以，周一贯老师在总结浙派语文的特征时，用了“大气、厚重、精致、灵动”等词汇。其后一些论者在浙派语文实施中又总结出：“求实”、“造新”、“用情”、“施艺”、“唯效”等五大特点。

我们还没有人做类似《人文江南关键词》的工作，《南方人物周刊》曾经以“四川人是天下人的盐”为主题，大致为四川人文气质做了一些并不具备代表性的描述，但宽容、幽默、灵动、质朴似乎被公认为是描述四川的人文关键词。或许，我们可以由此重构川派教育个性。

基于这样的寻索线路，我这样以为：四川的区域教育本身客观存在，在兼容的生态中，以宽容、幽默、灵动、质朴的地方特有文化个性和人文传统为指示，通过各个学校对当今先进教育主张的实践而实现发展的多元，以区域、学校和教师个人的实绩，逐渐展露四川教育的实力并建构为一种兼容的教育生态。

如此，我们关于川派教育便有了一种集体确认。也使“川派教育”清晰出一种具有非本体性的独特文本。

川派教育评价：时代教育哲学语境中的新生态预期

任何盘点式的工作都相当艰巨。因为总会有自己的主观意愿先入为主。

在承认了川派教育存在的事实之后，我们必须对这个存在给予评价，才能为促进其发展助力。

客观地讲，川派教育比之江浙和北京等地，发展相对缓慢，这不仅在于北京处于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江苏是课程改革的领先实验区，同时还在于课程改革以来，四川教育发展的氛围相对不浓。

以大学为轴心，将学院派、实践派和科研派整合为教育者人才资源建设的一种生态，是北京、华东诸省成功的范例。

主观上讲，川派教育比之北京和江浙等地，激励机制相对不完善，这不仅仅表现在减少政府干预的学校自主发展空间相对狭窄，更表现在区域教育发展缺少激情引领、相互成全的集体诉求不足。

当我们公正对川派教育做一个客观解说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两大事实：川派教育文化原创明显不足，著名教学名师严重匮乏。

尽管如此，川派教育的新生态依然有可资我们强烈期许的理由。因为，无论从区域教育看，还是从学校教育看，四川基础教育的新生态正在逐步完善。

区域上看，诸如成都市提出了基于均衡发展的教育国际化视野，寻求中西文化融通的教育本质构建；南充市则提出了建设适应城市化进程的区域教育；而资阳市雁江区则清晰出生态教育作为区域整体教育风貌的主线。

四川学校教育则以多元化的文化发展，营构了三种良性生态。

其一是从教育本质出发，针对教育积弊，整肃教育现场。

如电子科大附属实验小学针对当今教育本体的三大积弊——体质差、情商低、思维发展缓慢，提出了“健康是教育质量的第一标准”的核心价值观，同时，将家长、社区纳入学校教育的共振元素，形成

立体教育联盟，提出“动起来，让生命更精彩”的教育宣言，在课程建构上，则着力建设以师生共同发展为目标的“成长课堂”，并通过“走班制”丰富学校课程文化。电子科大附小的办学思想，起码触及到四大教育本质内涵：教育核心目的是“育”，生命发展的可表述性是“健康”和成长；学校教育不能“包打天下”，教育不能缺少家庭教育和社会影响；生命发展不仅指年幼的学生，还有教师生命发展的“一路同行”，教师的生命状态直接影响学生的生命状态；因材施教和知识教育不是唯一，民主意识和公民意识是教育的基础性内涵等。

其二是对先进教育思想进行发展和补充，以构建自己的独特教育文化。

“生命教育”是课程改革伊始，叶澜、肖川、张文质等提出的学校教育理念，成都高新实验小学在“生命教育”的关键词引领下，通过不断地实践与探索，以“为生命而教育”丰富了学校自身的教育文化内涵，并形成了系列具有前瞻性的教育文化体系。成师附小在借鉴“生本教育”的核心理念的同时，提出“生本学堂”建设，从某种意义上讲，以自身的教育教学实绩补充了源自于广州的“生本教育”。

其三是以国际教育语境为自身发展的外延，使教育回归本土内涵。

当今教育的国际化呼声越来越强



烈。学校教育文化如何置身国际语境,并与本校教育发展历史融合,这是高新锦城小学的学校发展战略思考。在进行多轮教育国际化考察基础上,锦城小学求取的教育国际化的本质描述,在“乐群”思想的探寻下,求取教育的中西文化融合,达成学校教育“国际视野本土化,本土教育国际化”,将碎片化的教育理念整合为学校自身发展的时代感强烈的教育哲学。

教学名师:烙上区域气质与教育交流、思考和学科创造的高度

教学名师是一个区域教育的名片,更是形成区域教育的“轴心”。

所以,很大程度上,我们对区域教育状况做出判断的一项指标就是教学名师的数量和质量。

就像比较东西方教育大哲的区别一样,一名可以将肖像悬挂于全国教学名师长廊的名师,必然带着区域固有的独特气质和对教育本质的思考,在与教育交流、思考和学科创造上,代表本地区的高度。

烙上区域气质,完全是身不由己的。因为每一个人都离不开区域人文的熏陶和环境文化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教育的执业者与其他职业的执业者一样,都忽视了区域气质对自身成全的作用,有的在跨地区交流时,有意回避区域气质,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缺失鲜明个性的交流,恰恰会缺少人气。

交流,是需要带着诚意的。这种诚意,不仅仅指态度上的完全谐和和虔诚,还要有基于双方深刻了解的交互式促进和价值互换,换句话说,教师对教育的交流,是从最初的职业信条出发,经历不断的业务熟练和从业创造,提升到超越职业诉求的对事业忠诚性的执业信仰,有名师称之为“教育的宗教情怀”,可以说,每一个可以称为教育家型的教学名师,没有一个不具备这种近乎朝圣式的“教育的宗教情怀”。

思考是所有教师对职业创新和建设进而获得教育智慧的必由之路。四川师大张华教授说:“教育的特殊和神奇就在于——教育从不会顺理成章地遵循我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这种教育中的错综复杂和千变万化永远都会提醒我们,即使一个教师能够考虑到教学的每一个步骤,

无论准备得如何充分,我们依然要面对意想不到的事情并需要迅速决定下一步的行动。这就意味着,除了有一张铁嘴,一笔好字,一手好文章,一套先进的教学理念及灵活的教学方法以外,成为一位优秀的教师还必须努力积淀教育智慧。”正是教育的这种特殊和神奇,教师的思考不是简单地追问自己的教育教学行为“是什么”和“怎样做”,而更多地聚焦于自己的教育教学行为对自己的服务对象的当下发展和持续发展的效能上。我们常常惊叹于某位名师一堂课的美轮美奂,我们却忽略了这些课传递的名师真正为促进学生当下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价值意蕴。教育从来不是一种宏大的叙事,教育却在每一个细节烙上了对未来的影响。这,是对教育思考的应有态度。

具体的教学语境,是针对一门学科而言。教学名师的显性存在是对自己所执教学科的创造性理解和创新性建设。优秀的教师绝不会是照本宣科式进行学科知识的传递,教师对学科的先入性不仅仅在于他在执教之初已经拥有了学科素养,更在于他会站在未知者立场,创造性理解掌握学科的心理融合和学科生动意蕴,所以,创造性理解不只是对人类既有经验进行关联性还原,还在于生成学生学科学习经历的可能性预测,所以真正具有实力的名师,绝不会单一谈学科,而会自然联系心理学(主要是人的身心发展规律)、教学论(以认识规律为表征的学习规律)诠释学科意蕴。譬如,王崧舟曾经在上完《去年的树》一课后,与其门下弟子网络说课,谈及自己对《去年的树》文本的理解时,许多地方都涉及语文教育心理学和语文教学论。我们知道,王崧舟是学科创造性理解的大家,他的课常常传递了他对学科创造性的理解。在对学科创造性的理解基础上,教学名师才可能触及对学科进行创新性建设,这里说的创新性建设,不是学科知识的修补和增加,而是教学论意义上的观念突破、内容突破和方法突破。譬如魏书生的语文民主课堂,于永正的语文教学“五个注重”,王崧舟的“诗意语文”,孙双金的“情智语文”,窦桂梅的“主题教学”等等。

川派名师现状:“教而优则仕”的月明

星稀和“高原现象”的突破乏力

曾经听过不少人说,四川不乏人才,也不乏具有高素养的教学名师,可是,为什么四川名师又会匮乏,尤其学科领军人物?

这里有两个事实,我们不能忽略。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教学法改革,四川曾经以“读启式”教学法和“情知教育”为两大主要教育氛围现场,产生了一批具有高素养的教学名师,其中有两个梯队是当时最引人注目的教育星群,第一梯队是专家型名师,代表人物为傅先蓉、杨重炎等,他们不仅是教学论思想的提出者,也是当时四川教育氛围的轴心,但大多教龄长,迄今已经退休相当年头;第二梯队是当时的年轻骨干教师,他们大多是主要的践行者,甚至师从前一梯队,形成众星环拱的教育生态,这一梯队的教学名师目前是四川区域教育的中坚力量,但大多沿着“教而优则仕”的道路走上了领导岗位,有的是教育局长,有的则是一所学校的校长,有的则进入了教育科研部门,而依然在一线的,相当少。

教学名师进入管理层并非不好,可以在更大层面形成教育科研的氛围,但事务性工作无疑会锐减当时的教育热情,尤其是不在一线任教,尽管教育思想不会因时间的前行而冲淡,尽管大部分曾经的教学名师也会指导更多教师勤于教学,但毕竟月明星稀,点上的光耀会暗淡许多。

有人要问,“教而优则仕”的现象不惟四川才有,当今中国“小学语文四大名师”个个都是校长,“小学数学三套马车”两个是教研员、一个是业务副校长。

问题是,上述名师都没有离开一线。以吴正宪老师和王崧舟老师为例,吴正宪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接触教学一线,不断与一线教师交流,与教育交流,与数学交流,促成更大范围小学数学教师走向专业化提速道路,精益求精的教育艺术和平易近人的人格魅力,吴正宪老师本身就是数学教育最好的教材;王崧舟老师尽管任校长,但他从来没有放下语文教学,一定时间内,他不仅会指导其门下弟子对语文教学的探究,还会仔细打磨一堂经典的课,并通过这节课,传达自己一个时段的语文教学思考。

四川任校长的教学名师也不是没有在一定时间内磨课的例子,也有任业务副校长的教学名师依然在一线任教的,但总体来讲,四川进入管理层后的教学名师研究教学的热情相对冲淡得多。

其后,以新课程改革为契机产生的四川教学名师也具备相当数量。

相对于前一批教学名师,这批名师年轻、新锐、思想活跃,我们姑且以“新生代名师”为其定义。

新生代名师注重教学中的本体——人,注重教学内涵的道——育,注重教学方式的场——情。

在四川,本刊不遗余力重磅推出了一系列新生代名师。

事实是,这些新生代教学名师中,不少人刚刚引起关注,就进入了自己的“高原现象”——后续发展没有突破口。

是缺少坚持,还是热情疲倦?

仔细分析不外三大原因。

其一,在高原现象面前,以“功成身退”为由,使最初的教学激情和教学追求让位。四川有的是极易让人悠闲下来的生活环境和背景,极易在遭遇困难的最初,就幸福地享受既有的成就。

其二,缺乏更高视野的阅读,在高原区内“左冲右突”,却难以突围。阅读是人不断提升和超越的唯一可取之途,阅读书籍是最直接的阅读,阅读人(包括学生、自己),阅读事物,阅读人生都是一种广义的阅读。博采众长,才能形成一家,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其三,对自己的职业认知本身不足。

川派名师可能性透视:一个人的教学艺术和一个区域的教育情怀

当我试图为川派名师的领军人物可能性做一点策略上的透析时,我想到了体育。中国唯一经久不衰地在一个项目上稳居领先地位的当然是乒乓球——哪一届奥运会中国不能囊括乒乓球项目的所有金牌,一定会招致国人的责难。

在运动场进行乒乓球运动的只有几个人,但背后是整个中国——乒乓球的背景可想而知——运动员的乒乓球运动实力和一个国家的乒乓球运动背景,能不囊括所有金牌?

对应过来,把名师产生游离在区域之

外,不可能产生领军名师,也就是说没有整个区域的教育情怀作为背景,很难产生一名真正可以影响全国的教学名师。

教学是一种艺术,一种涵盖了阅读文本、解析教育、尊重学生、设计教学、选择教法、灵机调控的艺术;艺术是一种境界,一种具备思想、学识、人格、审美和风度塑造的境界;境界是一种高度,一种生命关怀、情趣舒张、魅力辐射、气质展露的高度。

抛开道德说教,我们直指川派名师领军人物的生成期许。

我想到鲁迅“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办法,如果我们剪辑中国当今名师的魅力来合成我们期待的川派名师领军人物,那应该是:像吴正宪那样充满人格魅力,像王崧舟那样具备深厚学识,像黄爱华那样享受教育的幸福,像窦桂梅、孙双金那样在课堂上充满活力,像华应龙一样睿智善思,像薛法根一样具备高超的导学艺术和幽默风趣的教学语言,像张齐华、周益民一样风度飘逸——显然,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人为雕塑,不过这让我们有一种关于教学名师的教学艺术的参照系——“学我者生,似我者死”,我们不可能复制某位名师的教学艺术,却可以学习他们的特点,当然学习是要针对自己的实际——一个本无幽默感的教师要去学习薛法根的幽默风趣的教学语言,无疑是削足适履。

我们说的一个区域的教学情怀,主要是指是区域内教育氛围的形成和区域内对教育关注的情感性倾向。

对于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来讲,除了“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要真正落实

外,还要有真正关怀教师发展的机制和投入,减少事务性干扰和行政干预,保护教师的教育热情和职业操守,激励教师的职业尊严和职业幸福感。对于学校来讲,在强化均衡的前提下,注意保护人才,发挥人才作用,形成人才再生良性循环系统,同时要加大教育情怀的务虚性建设,促进教师教育热情不减。对于教师个体来讲,不仅要具备自身追求进步的上进心和享受寂寞的个人成长的持续阅读,更要有成全他人的美德。

区域教育情怀的另一个意指是整合教育资源,形成塑造教师专业化发展梯队的人才资源建设合力,出炉由教育主管部门、教育研究机构、学校、教师、媒体共同推进的人才塑造和持续发展方案。

区域情怀的最后一个意指是奖掖教育亚团体建设。亚团体具有上述两个意指所不能具备的经常化专业研修功能,所以,绝大多数名师的发展都得益于亚团体研修——如以张兴华为核心的名师团队成就了华应龙、徐斌、张齐华、施银燕、张冬梅等当今教学名师。成都市已经建立了“姚桐芳语文名师工作室”、“卢英数学名师工作室”等,许多地区也建立了这类亚团体“名师工作室”,目前,四川教育厅已经出台了由川师大、西华师大和成都师院分别牵头的全省“百名名师工作室”建设工程,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川派名师团队建设动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相信,这个以教育主管部门管理的“百名名师工作室”带来的是教学名师和学科领军人物塑造的宏大佳绩。

我们有太多的期待,冀予未来! ☺

